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繹史卷八十六之四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録監生臣彭邦經

繹史卷八十六之四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孔子類記四

垂訓

禮記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冕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道而出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諸侯相見必告于禰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

五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后聽朝而入○曾子問

孔子曰三日齊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

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失矣○郊特牲

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燔柴於奥夫奥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家語奥作竈

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

母輕議禮。禮器

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祭義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於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于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

入三終主人獻之閒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賔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賔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降説屨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賔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鄉飲酒義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射義

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郊特牲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

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

○曾子問

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為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

○雜記

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曰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玉藻

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牲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孔子曰身有瘍則浴首有

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為病君子弗為也毀而死君子之謂無子　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

記〇雜

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頽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　夫子曰始死羔裘元冠者易之而已羔裘元冠夫子不以弔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

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簴其曰明器神明之也　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〇檀弓

大戴禮記孔子曰君子之道譬猶防與夫禮之塞亂之所從生也猶防之塞水之所從來也故以舊防為無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無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鬭之獄繁矣聘射之禮

廢則諸侯之行惡而盈溢之敗起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之禮衆矣凡人之知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正堅如金石行此之信順如四時處此之功無私如天地爾豈顧不用哉然如曰禮云禮云貴絶惡於未萌而起敬於微眇使民日從善遠罪而不自知也〇禮察

禮記坊記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為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　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於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亡　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詩云民之貪亂寧為荼毒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為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　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患之　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

食　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已先人而後已則民作讓故稱人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　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偝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猶偝死而號無告　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尚技而賤車則民興藝故

君子約言小人先言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禮重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怨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是鎬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　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

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徳於乎是惟良顯哉　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已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　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孝子不匱　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瘉　子

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孝也　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　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　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歎君子以此坊民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　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　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脩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　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

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茍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　子云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爲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衆賔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子云賔禮每進

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霤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偝也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　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以此坊民子猶有弒其父者　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仕唯卜之日稱二君

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也示民有上下也故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為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獲不菑畬凶以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　子

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别使民無嫌以為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别也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蓺麻如之何横從其畒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以此坊民民

猶有自獻其身　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别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　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　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遠也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民猶以色厚於德　子云好德如好色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為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

進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以此坊民民猶淫泆而亂於族　子云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_{表記}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子曰裼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毋相瀆

也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子曰君子慎以辟禍篤以不揜恭以遠恥子曰君子莊敬日强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儳焉如不終日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毋相褻也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

所懲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子曰以德報怨則寛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已而置法以民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

尊而不親道有至有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為無失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憯怛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躬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子曰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為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

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孶孶斃而後已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是

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已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衰絰則有哀色端冕則

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子不稱其服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已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

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子曰先王諡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子曰后稷天下之為烈也豈一手一足哉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

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强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為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

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惷而愚喬而野朴而
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
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静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
施事鬼敬神而逺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
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子曰夏道未
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瀆禮而
求備於民周人强民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窮矣子曰虞
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子曰虞夏之質

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　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

其受罪益寡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吉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讇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

一辭而退以遠亂也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鵲之姜姜鶉之賁賁人之

無良我以為君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説子曰口惠而

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子曰情欲信辭欲巧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以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襲也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内事用柔日不違龜筮子曰牲牷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

百姓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禄及子孫詩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大廟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敬事其君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

緇衣

子言之曰為上易事也為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

文王萬國作孚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絶其世也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　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

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已以說其上矣詩云有梏德行四國順之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慎爾止不諐于儀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

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子曰有國家者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子曰上人疑

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小雅曰匪其止共維王之邛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禄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廸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

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　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

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兊命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太甲曰天作孼可違也自作孼不可以逭尹吉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

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正卒勞百姓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

也　子曰惟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　子曰輕絶貧賤而重絶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畱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　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

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小雅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兊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

德貞婦人吉夫子凶○沈約云坊記表記緇衣皆取子思子劉瓛云緇衣公孫尼子所作

說苑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憂也無聲之樂懽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也鐘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其志變其聲亦變其志誠通乎金石而況人乎

樂動聲儀孔子曰簫韶者舜之遺音也溫潤以和似南風之至其為音如寒暑風雨之動物如物之動人雷動獸禽風雨動魚龍仁義動君子財色動小人是以聖人

務其本

韓詩外傳孔子曰明王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志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道而恐不能行昔者越王勾踐與吳戰大敗之兼有南夷當是之時君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諸大夫曰聞過而不以告我者為上戮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也昔者晉文公與楚戰大勝之燒其草火三日不息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而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

戰勝安者惟聖人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吾是以憂也此得志而恐驕也昔者齊桓公得管仲隰朋南面而立桓公曰吾得二子也吾目加明吾耳加聰不敢獨擅進之先祖此聞至道而恐不能行者也由桓公晉文越王勾踐觀之三懼者明君之務也詩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言大王居人上也　孔子云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馬親其正而愛

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樂哉今日之騶也至於顔淪少衰矣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敬之馬親其正而敬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騶來其人之使我也至於顔夷而衰矣馬知後有輿而重之知上有人而畏之馬親其正而畏其事如馬能言彼將必曰騶來騶來女不騶彼將殺女故御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得則馬和而歡道得則民安而集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此之謂也

說苑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母以太姒為妃以武王周公為子以泰顛閎夭為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人皆及治周公戴己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　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己而已天災地妖亦不能殺也昔者殷王帝辛之時爵生烏於城之隅工人占之曰凡小以生巨國家必祉

王名必倍帝辛喜爵之德不治國家亢暴無極外寇乃
至遂亡殷國此逆天之時詭福反為禍至殷王武丁之
時先王道缺刑法弛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工人
占之曰桑穀者野物也野物生於朝意朝亡乎武丁恐
駭側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
養老之道三年之後遠方之君重譯而朝者六國此迎
天時得禍反為福也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
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

善行也至治之極禍反為福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家語作對哀公

荀子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

慎子子曰有虞氏不賞不罰夏后氏賞而已殷人罰而不賞罰禁也賞使也

潛夫論仲尼曰湯武非一善而王也桀紂非一惡而亡

也

韓非子孔子曰為人君者猶盂也民猶水也盂方水方

盂圜水圜　孔子曰善為吏者樹德不能為吏者樹怨

槩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

孔叢子孔子曰民之所以生者衣食也上不教民民匱

其生飢寒切於身而不為非者寡矣故古之於盜惡之

而不殺也今不先其教而一殺之是以罰行而善不反

刑張而罪不省夫赤子知慕其父母由審故也況為政

者奪其賢者而與其不賢者以化民乎知審此二者則上盜息

鹽鐵論孔子曰不通於論者難於言治道不同者不相與謀

家語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譎諫二曰戇諫三曰降諫四曰直諫五曰風諫唯度主而行之吾從其風諫乎

說苑孔子曰良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

故武王諤諤而昌紂嘿嘿而亡君無諤諤之臣父無諤諤之子兄無諤諤之弟夫無諤諤之婦士無諤諤之友其亡可立而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婦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無亡國破家悖父亂子放兄棄弟狂夫淫婦絕交敗友

荀子孔子曰吾有耻也吾有鄙也吾有殆也幼不能彊學老而以教之吾耻之去其故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與小人處者吾殆之也　孔子曰君

子有三思而不可不思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無思也有而不施窮無與也是故君子少思長則學老思死則教有思窮則施

家語孔子曰君子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既得聞之患弗得學既得學之患弗得行有其德而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而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人功倍已焉君子恥之韓詩外傳孔子曰君子有三憂弗知可無憂與知而不學可無憂與學而不行可無憂與

詩曰未見君子憂心惙惙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順非恕也士能明於三恕之本則可謂端身矣

孔子曰行已有六本焉本立然後為君子也立身有義矣而孝為本喪紀有禮矣而哀為本戰陳有列矣而勇為本治政有理矣而農為本居國有道矣而嗣為本生財有時矣而力為本置本不固無務末親戚不説無務

外交事不終始無務多業記聞而言無務多說比近不安無務求遠是故反本修邇君子之道也

說苑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未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亂國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故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工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謀必成愚者反是夫處重擅寵專事妒賢愚

人之情也志驕傲而輕舊怨是以尊位則必危任重則必崩擅寵則必辱荀子孔子曰巧而好度必節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謙必賢

尚書大傳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

韓詩外傳孔子曰士有五有執尊貴者有家富厚者有資勇悍者有心智愚者有貌美好者有執尊貴者不以愛民行義理而反以暴敖家富厚者不以賑窮救不足而反以侈靡無度資勇悍者不以衛上攻戰而反以侵陵私鬭心智愚者不以端計數而反以事奸飾詐貌美

好者不以統朝涖民而反以蠱女縱欲此五者所謂士失其美質者也詩曰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孔子曰口欲味心欲佚教之以仁心欲兵身惡勞教之以恭好辯論而畏懼教之以勇目好色耳好聲教之以義易曰艮其限列其夤危薰心詩曰吁嗟女兮無與士耽皆防邪禁佚調和心志　子曰不學而好思雖知不廣矣學而慢其身雖學不尊矣不以誠立雖立不久矣誠未著而好言雖言不信矣美材也而不聞君子之道

隱小物以害大物者災必及身矣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申子子曰丘少而好學晚而聞道此以博矣

荀子孔子曰如垤而進吾與之如丘而止吾巳矣學曾未如肬贅則具然欲為人師　孔子曰知者之知固以多矣有以守少能無察乎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無枉乎　孔子曰審吾所以適人適人之所以來我也

中論孔子曰弗學何以行弗思何以得小子勉之　孔子曰居而得賢友福之次也　孔子曰弟子勉之汝毋自舍人猶舍汝況自舍乎人違汝其遠矣　孔子曰欲人之信已也則微言而篤行之篤行之則用日久用日久則事著明事著明則有目者莫不見也有耳者莫不聞也其可誣哉　孔子曰知不可由斯知所由矣　孔子曰唯君子然後能貴其言貴其色小人能乎哉　孔子曰小人何以壽為一日之不能善矣久惡惡之甚也

尸子曰惡人者人惡之知得之已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及之已者也

家語孔子曰君子以其所不能畏人小人以其所不能不信人故君子長人之才小人抑人而取勝焉　孔子曰不觀高崖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深泉何以知没溺之患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在此乎士慎此三者則無累於身矣

説苑孔子曰依賢固不困依富固不窮馬趼折而復行

者何以輔足衆也　仲尼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聚聾而鼓之　孔子曰船非水不可行水入船中則其没也故曰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閑也　孔子曰鞭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政言疾之難行故君子不急斷不意使以為亂源　孔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失縱欲則敗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宫室有度畜聚有數車器有

限以防亂之源也故夫度量不可不明也善欲不可不聽也　孔子曰以富貴為人下者何人不與以富貴敬愛人者何人不親衆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衆嚮之可謂知時矣　孔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貴而能貴人者欲賤而不可得也達而能達人者欲窮而不可得也

淮南子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藝破道小見不達大禮必簡河以委蛇故能達山以陵遲故能高陰陽無

為故能和道以優游故能化

韓詩外傳孔子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彊以待之辟稱以喻之分以明之歡忻芬芳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恒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若夫無類之說不形之行不贊之辭君子慎之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語同荀子

史記孔子稱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閒斷斷如也

莊子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

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懁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釬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正考父一命而傴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儛三

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及其有睫也而内視内視而敗矣凶德有五中德為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吡其所不為者也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鬚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佒因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敢多怨仁義多責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　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畏塗者

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閒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

說苑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蟨前足鼠後足兔是獸也甚矣其愛蛩蛩巨虛也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蛩蛩巨虛蛩蛩巨虛見人將來必負蟨以走蟨非性之愛蛩蛩巨虛也為其假足之故也二獸者亦非性之愛蟨也為其得甘草而遺之故也夫禽獸昆蟲猶知比假而相有

報也況於士君子之欲興名利於天下者乎

呂氏春秋孔子曰鷰爵爭善處於一屋之下母子相哺也區區焉相樂也自以為安矣竈突決上棟焚鷰爵顏色不變是何也不知禍之將及之也不亦愚乎為人臣而免於鷰爵之智者寡矣

韓詩外傳高牆豐上激下未必崩也降雨興流潦至則崩必先矣草木根荄淺未必撅也飄風興暴雨墜則撅必先矣君子居是邦也不崇仁義尊其賢臣以理萬物

未必亡也一旦有非常之變諸侯交爭人趨車馳迫然禍至乃始愁憂乾喉焦脣仰天而歎庶幾乎望其安也不亦晚乎孔子曰不愼其前而悔其後嗟乎雖悔無及矣詩曰掇其泣矣何嗟及矣

家語伯常騫問於孔子曰騫固周國之賤吏也不自以不肖將北面以事君子敢問正道宜行不容於世隱道宜行然亦不忍今欲身亦不窮道亦不隱為之有道乎孔子曰善哉子之問也自邱之聞未有若吾子所問辯

且說也丘嘗聞君子之言道矣聽者無察則道不入奇偉不稽則道不信又嘗聞君子之言事矣制無度量則事不成其政曉察則民不保又嘗聞君子之言志矣剛折者不終徑易者則數傷浩倨者則不親就利者則無不弊又嘗聞養世之君子矣從輕勿為先從重勿為後見像而勿强陳道而勿怫此四者邱之所聞也　齊高庭問於孔子曰庭不曠山不直地衣穰而提贄精氣以問事君子之道願夫子告之孔子曰貞以幹之敬以輔

之施仁無倦見君子則舉之見小人則退之去女惡心而忠與之效其行修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行不效禮不修則對門不女通矣夫終日言不遺己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惟智者能之故自修者必恐懼以除患恭儉以避難者也終身為善一言則敗之可不慎乎 漢書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論語古二十一篇兩子張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魯二十篇 孔子家語二十七卷○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

遺事

禮記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以數已祭子贛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恍惚之有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祭義○鄉人裼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

神也○郊特牲　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雜記　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飧○王藻　家語孔子食於季氏食祭主人不辭不食亦不飲而飧子夏問曰禮也孔子曰非禮也從主人也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食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作而辭曰疏食以傷吾子之牲主人不以禮客不敢盡禮主人盡禮則客不敢不盡禮也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于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

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勵有存者。射義

廄焚孔子拜鄉人為火來者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雜記

史記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王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産於魯孟公綽數稱臧文仲

柳下惠銅鍉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竝世

荀子子謂子家駒續然大夫不如晏子晏子功用之臣也不如子産子産惠人也不如管仲管仲之為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野人也不可以為天子大夫

吕氏春秋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搏杖而揖之問曰子之父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杙步而倍之問曰子之妻子不有恙乎故孔子以六尺之杖諭貴賤之

等辨疏親之義又況於以尊位厚禄乎新書子贛由其家來謁於孔子孔子正顔舉杖磬折而立曰子之大親毋乃不寧乎放杖而立曰子之兄弟亦得無恙乎曳杖倍而行曰妻子家中得無病乎故身之倨佝手之高下顔色聲氣各有宜稱所以明尊卑别疏戚也

禮記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檀弓

史記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絶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慎齋戰疾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不憤不啓舉一隅不

以三隅反則弗復也其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者其於宗
廟朝廷辯辯言唯謹爾朝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與下大
夫言侃侃如也入公門鞠躬如也趨進翼如也君召使
擯色勃如也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魚餒肉敗割不正不
食席不正不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是日哭則不
歌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三人行必得我師德之不
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使人
歌善則使復之然後和之子不語怪力亂神子貢曰夫

子之文章可得聞也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
已顔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
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
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蔑由也已達巷
黨人童子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曰我
何執執御乎執射乎我執御矣牢曰子云不試故藝喟
然歎曰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為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
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不降其志不辱其身

伯夷叔齊乎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行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〇須閱其綜會闗合處非苟作者

說文孔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不飲盜泉之水積正也

尸子孔子至於勝母縣暮矣而不宿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論語撰考讖水名盜泉孔子不漱

論衡魯城門久朽欲頓孔子過之趨而疾行左右曰久

矣孔子曰惡其久也孔子戒慎已甚如過遭壞可謂不幸也故孔子曰君子有不幸而無有幸有幸而無不幸

孔子畏陽虎郤行流汗

家語孔子適季孫季孫之宰謁曰君使人假於馬將與之乎季孫未言孔子曰吾聞之君取於臣謂之取與於臣謂之賜臣取於君謂之假與於君謂之獻季孫色然悟曰吾誠未達此義遂命其宰曰自今已往君有取之一切不得復言假也

韓非子孔子御坐於魯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請用孔子先飯黍而後啗桃左右皆揜口而笑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為上盛果蓏有六而桃為下祭先王不得入廟丘聞之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蓏之下是從上雪下也丘以為妨義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　魯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恐燒國哀公懼自將衆趣救火者左右無人盡逐

獸而火不救乃召問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賞救火者盡賞之則國不足以賞於人請徒行罰哀公曰善於是仲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未下遍而火已救矣

史記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則枉者直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說苑孔子見季康子康子未說孔子又見之宰予曰吾

聞之夫子曰王公不聘不動今吾子之見司寇也少數矣孔子曰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聘我者孰大乎於是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可以不先自爲刑罰乎自是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弟子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尚存耳政事無如膺之矣古者魯俗塗里之閭羅門之羅𣲍門之漁獨得於禮是以孔子善之夫塗里之閭富者爲貧者出羅門之羅有親者取多無親者取少𣲍門之漁有親者取巨無親者取小

○家語為司寇事見司寇作於司寇按既云見季康子明非為司寇時矣　詩含神霧孔子歌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尚猶在耳政尚静而惡譁也

孔叢子秦莊子死孟武伯問於孔子曰古者同寮有服乎答曰然同寮有相友之義貴賤殊等不為同官聞諸老聃昔者虢叔閎夭太顛散宜生南宫适五官同寮比德以贊文武及虢叔死四人者為之服朋友之服古之達理者行之也

禮記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

於是乎書〇雜記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

命子貢為之主曰為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　伯高之喪孔子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賔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檀弓

淮南子孔子行遊馬失食農夫之稼野人怒取馬而繫之子貢往說之卑辭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人譬以大牢享野獸以九韶樂飛鳥也予之罪也非彼人之過也乃使馬圉往說之至見野人曰子耕於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野人大喜解馬而與之說若此其無方也而反行事有所至而巧不若拙呂氏春秋孔子行道而息馬逸食人之稼野人取其馬子貢請往說之畢辭野人不聽有鄙人始事孔子者曰請往說之因為野人曰子不耕於東海吾不耕於西海也吾馬何得不食子之禾其

野人大說相謂曰說亦皆如此其辯也獨如嚮之人解馬而與之○二說各妙

家語孔子之郯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閒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有閒又顧謂子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由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揚宛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

說苑魯有儉者瓦鬲煑食食之而美盛之土鉶之器以

進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說如受大牢之饋弟子曰瓦甂陋器也煑食薄膳也而先生何喜如此乎孔子曰吾聞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為厚也以其食美而思我親也

家語孔子之楚而有漁者而獻魚焉孔子不受漁者曰天暑市遠無所鬻也思慮棄之糞壤不如獻之君子故敢以進焉於是夫子再拜受之使弟子埽地將以享祭弟子曰彼將棄之而夫子以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諸

惜其腐餘而欲以務施者仁人之偶也惡有受仁人之饋而無祭者乎

韓詩外傳孔子行聞哭聲甚悲孔子曰驅驅前有賢者至則皐魚也被褐擁鐮哭於道傍孔子辟車與之言曰子非有喪何哭之悲也皐魚曰吾失之三矣少而學游諸侯以後吾親失之一也高尚吾志閒吾事君失之二也與友厚而小絶之失之三也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也往而不可得見者親也吾請從此辭矣

立槁而死孔子曰弟子誡之足以謝矣於是門人辭歸
而養親者十有三人說苑鮑龍跪石而登嶁孔子為之下車　琴操孔子遊於泰山見薪者哭甚哀孔子問之薪者曰吾自傷故哀爾○藝文引
禮記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
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
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子路曰
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
也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喪乎

足以為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為繼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　孔子惡野哭者○檀弓

韓詩外傳孔子出遊少源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其音甚哀孔子使弟子問焉曰夫人何哭之哀婦人曰鄉者刈著薪亡吾著簪吾是以哀也弟子曰刈著薪而亡著

簪有何悲焉婦人曰非傷亡簪也蓋不忘故也　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處子佩瑱而浣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抽觴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逢天之暑思心潭潭願乞一飲以表我心婦人對曰阿谷之隧隱曲之氾其水載清載濁流而趨海欲飲則飲何問婦人乎受子貢觴迎流而挹之奐然而棄之促流而挹之奐然而溢之坐置之沙上曰禮固不親授子貢以告孔子曰

丘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嚮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悖我語和暢我心於此有琴而無軫願借子以調其音婦人對曰吾野鄙之人也僻陋而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告孔子曰丘知之矣抽絺紘五兩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於此有絺紘五兩吾不敢以當子身敢置之水浦婦人對曰客之行差遲乖人分其資財棄之野鄙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

早去今竊有狂夫守之者矣詩曰南有喬木不可息思漢有遊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好事者為之也　楚辭注孔子出游過於客舍有女方採桑一心不視喜其貞信故以自侍

說苑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　呂氏春秋荊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曰荊人遺之荊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荊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比及三年必亡

矣後一年而亡弟子問曰昔公索氏亡牲夫子曰比及三年必亡矣今期年而亡夫子何以知其將亡也孔子曰祭之為言索也索也者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於親也至祭而亡其牲則餘所亡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將亡也

東閭子嘗富貴而後乞人問之曰公何為如是曰吾自知吾嘗相六七年未嘗薦一人也吾嘗富三千萬者再未嘗富一人也不知士出身之咎然也孔子曰物之難矣小大多少各有怨惡數之理也人而得之在於

外假之也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

呂氏春秋荆有次非者得寶劒於干遂還反涉江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次非謂舟人曰子嘗見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船人曰未之見也次非攘臂袪衣拔寶劒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棄劒以全己余奚愛焉於是

赴江刺蛟殺之而復上船舟中之人皆得活荆王聞之仕之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哉不以腐肉朽骨而棄劒者其次非之謂乎　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

莊子孔子舍於沙丘見主人曰辯士也子路曰夫子何以識之曰其口窌踦其鼻空大其服博其睫流其舉足也高其踐地也深鹿合而牛舍○今本無

吳越春秋夫差聞孔子至吳微服覶之或人傷其指王怒欲索或而誅之子胥諫乃止○今本無○孔子至吳所未聞

拾遺記孔子相魯之時有神鳳遊集至哀公之末不復來翔故曰鳳鳥不至

説苑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黄口也孔子曰黄口盡

得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黄口從大爵者不得大爵從黄口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慎所從不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

禮記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為埋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檀弓

吕氏春秋文王嗜菖蒲俎孔子聞而服之縮頞而食之三年然後勝之

淮南子夫子見禾之三變也滔滔然白狐鄉丘而死吾其首禾乎○注云禾穗

垂向根不忘本也論衡宋人或刻木為楮葉者三年乃成孔子曰使地三年乃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列子有此語

禮記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玉藻古史考孔子作緇布冠

顏氏家訓魯人謂孔子為東家丘

列子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淮南子孔子之通智過於萇弘勇服於孟賁足躡郊兔力拓城關能亦多矣然而勇力不聞伎巧不知專行教道以成素王事亦鮮矣

史記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春秋演孔

圖孔子長十尺大九圍坐如蹲龍立如牽牛望之如昂如斗○緯書載先聖四十九表反首洼面月角日準手握天文足履度字坐如蹲龍立如鳳峙望之如仆就之如升耳垂珠庭龜脊龍形虎掌胼脅參膺河目海口山臍林背翼臂斗脣窪頭隆鼻阜脥堤眉地足雷聲澤腹輔喉駢齒眉有一十二采目有二十四理其頂似唐堯其顙似虞舜其項類臯陶其肩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 論語隱義孔子之蔡解於客舍人夜有盜孔子一隻屐去置屐於受盜家孔子屐長一尺四寸與凡人屐異

多聞

家語季康子問於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請問何謂五帝孔子曰昔丘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

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故其生為明王者而死配五行是以太皥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皥配金顓頊配水康子曰太皥其始之木何如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於木木東方萬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則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所以生之行轉相承也康子曰吾聞勾芒為木正祝融為火正蓐收為金正元冥為水正后土為土正此五

行之主而不亂稱曰帝者何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五行佐成五帝而稱五帝太皥之屬配焉亦云帝從其號昔少皥氏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勾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元冥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祝融共工氏之子曰勾龍為后土此五者各以其所能業為官職生為上公死為貴神別稱五祀不得同帝康子曰如此之言帝王改號於五行之德各有所統則其所以相變者皆主何事孔子曰所

尚則各從其所主之徳次焉夏后氏以金徳王色尚黒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元殷人以水徳王色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以木徳王色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騂此三代之所以不同康子曰唐虞二帝所尚者何色孔子曰堯以火徳王色尚黄舜以土徳王色尚青康子曰陶唐有虞夏后殷周獨不配五帝意者徳不及上古邪將有限乎孔子曰古之平治水土及播殖百穀者衆矣唯勾龍氏兼食於

社而棄為稷神易代奉之無敢益者明不可與等故自
太皥以降逮於顓頊其應五行而王數非徒五而配五
帝是其徳不可以多也○似采戴記左氏之言而附益以問答家語如此者甚多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夫子問於守廟者曰
此謂何器對曰此蓋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
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誠故常置之於
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
夫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哉子路進曰

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荀子無明君以為至誠二句振世作撫世　文子三皇五帝有戒之器命曰侑卮其沖即正其盈即覆

孔子學琴於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為官然能於琴今子於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數也有閒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閒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閒孔子有所繆然思焉有所睪然

高望而遠眺曰丘殆得其為人矣近黮而黑頎然長曠如望羊奄有四方非文王其孰能為此師襄子避席葉拱而對曰子聖人也其傳曰文王操○史記載擊磬於衛之下按襄魯樂師不應在衛　韓詩外傳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而不進師襄子曰夫子可以進矣孔子曰丘已得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閒曰夫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其數矣未得其意也有閒復曰夫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其人矣未得其類也有閒曰邈然遠望洋洋乎翼翼乎必作此樂也默然思戚然而悵以王天下以朝諸侯者其惟文王乎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善師以為文王之操也故孔子持文王之聲知文王之為人師襄子曰敢問何以知其文王之操也孔子曰然夫仁者好偉和者好粉智者好彈有慇懃之意者好麗丘是以知文王之操也

國語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栝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

肅慎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櫝如之

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徹俎而宴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為大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為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社稷之守為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氏何守也仲尼

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隅之山者也為漆姓在虞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翟今為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曰夔蝄蜽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羵羊

韓詩外傳魯哀公穿井得一玉羊焉孔子見之曰水之精為玉土之精為羊此羊得之井中在水土之際其身玉其肝土也公使殺視之果然○繹畧引

抱朴子吳王伐石以治宮室而於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之使使者持以問仲尼而欺仲尼曰吳王閑居有赤雀銜書以置殿上不知其義故遠諮呈仲尼以視之曰此乃靈寶之方長生之法禹之所服隱在水邦年齊天地朝於紫庭者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乃今赤雀銜之殆天授也吳越春秋禹治洪水至牧德之山見神人焉謂禹曰勞子之形役子之慮以治洪水無乃怠乎我有靈寶五符以役蛟龍水豹因授禹而誡之曰事畢可秘於靈山禹成功後藏於洞庭包山之穴至吳王闔閭之時有龍威大人得符獻之吳王以示羣臣皆莫能識

乃令齋符以問孔子曰吳王閑居有赤烏銜此書以至王所莫辨其文故令遠問孔子曰昔禹治水於牧德之山遇神人授以靈寶五符後藏洞庭之苞山君王所得無乃是乎赤烏之事某所未聞○令本無

靈寶要略昔太上以靈寶五篇真文以授帝嚳帝嚳將仙封之於鍾山至夏禹巡狩度弱水登鍾山遂得是文後復封之包山洞庭之室吳王闔閭出遊包山見一人自言姓山名隱居闔閭扣之乃入洞庭取素書一卷呈闔閭其文不可識令人齋之問孔子孔子曰丘聞童謠曰吳王出遊觀震湖龍威丈人山　居北上包山入雲墟乃入洞庭竊禹書天地大文不可舒此文長傳百六初若强取出喪國廬闔閭乃尊事之○妄誕附託

家語楚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怪之徧問羣臣莫之能識王使使聘于魯

問於孔子子曰此所謂萍實者也可剖而食之吉祥也唯霸者為能獲焉使者反王遂食之大美久之使來以告魯大夫大夫因子游問曰夫子何以知其然乎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是楚王之應也吾是以知之　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公朝下止於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昔童兒有屈一脚振肩而跳且謠曰天將大

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急告民趨治溝渠修隄防將有大水為災頃之大霖雨水溢泛諸國傷害人民唯齊有備不敗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有徵矣

衝波傳有鳥九尾孔子與子夏見之人以問孔子曰鶬也子夏曰何以知之孔子曰河上之歌云鶬兮鶬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長兮

論衡孔子未嘗見狌狌至輒能名之孔子名狌狌聞昭人之歌

列子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黒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迕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

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觧而疾俱復　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辯鬬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則滄滄涼涼日中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為汝多知乎

淮南子項託七歳為孔子師孔子有以聽其言也

韓詩内傳自古封太山禪梁甫者萬有餘家仲尼觀之不能盡識○補史記引

風俗通孔子曰雖明天子熒惑必謀

孝經援神契孔子曰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月上屬為天使婦從夫放月紀

說文孔子曰一貫三為王推十合一為士　孔子曰黍可為酒禾入水也　儿仁人也孔子曰在人下故詰屈

孔子曰烏盱呼也取其助氣故以為烏呼　孔子曰

牛羊之字以形舉也孔子曰狗叩也叩氣吠以守　孔子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　孔子曰貉之為言惡也　孔子曰粟之為言續也

逸論語璠璵魯之寶玉也孔子曰美哉璠璵遠而望之煥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孚勝〇初學記引

外記

列子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

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為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寛者也　林類年且百歲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竝歌竝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隴端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

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耶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為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為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為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也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

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　孔子觀於吕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竝流而承之數百步而出被髪行歌而遊於棠行孔子從而問之曰吕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所不能游向見吾子道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竝流將承子子出而被髪行歌吾以子為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

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齎俱入與汩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也意者難可

以濟乎丈夫不以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況人乎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纍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纍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纍五而不

墜猶掇之也吾處也若橛株駒吾執臂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丈人曰汝逢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修汝所以而後載言其上　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弗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

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商太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為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為聖弗知真為聖歟真不聖歟商太宰默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

韓非子子圉見孔子於商太宰孔子出子圉入請問客太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蝨之細者也吾今見之於君子圉恐孔子貴於君也因謂太宰曰君已見孔子亦將視子猶蚤蝨也太宰因弗復見也

莊子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

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

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

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為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栢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

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

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為彼且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己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孔子問子桑雽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

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閒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雽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壁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壁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廹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廹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絶彼無故以合者則

無故以雜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絶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

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

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卯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凌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

禄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

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
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頰適偷拔其所欲謂之
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内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
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
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很
人同於已則可不同於已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
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
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

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絶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静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閒察同異之際觀動静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脩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脩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

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强哭者雖悲不哀强怒者雖嚴不威强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懽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

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早湛於人偽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閒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

聞挐音而後敢乗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役久矣未
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乗之主千乗之君見夫
子未嘗不分庭抗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挐
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
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
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閒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
吾語女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
仁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

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户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

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請為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强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顔回為馭子貢為右往見盜跖盜

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偽人孔丘非邪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餔之膳孔子復通

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劒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辨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鐘而

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户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

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絶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食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黄

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强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丘而乃謂我為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劒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葅於衛

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葅此患上無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黄帝黄帝尚不能全徳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强反其性情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

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
自投於河為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
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
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
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
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
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
笑自上觀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

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疾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閒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説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

汲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女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柳下惠不與孔子同時或謂莊生設此以詆當世之偽儒耳蘇子瞻云太史公言莊子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麤者予以為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為法

耳莊子之言皆文予而實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也蓋無幾

終記

公孫尼子孔子有疾哀公使醫視之醫曰居處飲食何如子曰丘春居葛籠夏居密楊秋不風冬不煬飲食不饋飲酒不醉醫曰是良醫也

莊子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子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齋飲食若祭吾卜之久矣。御覽引

論衡孔子病商瞿卜期日中孔子曰取書來比至日中

何事乎聖人之好學也死且不休

禮記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揺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户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閒夫明

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檀弓

史記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遥於門曰賜汝來何其晚也孔子因歎歌曰太山壞乎梁木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閒昨暮予夢坐奠兩柱之閒予殆殷人也後七日卒孔子年七十三

左傳哀公十六年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贛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

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史記誄同

禮記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

哀哉尼父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羣居則絰出

則否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

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

無服　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飾棺牆置翣設披周

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

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

子何觀焉昔者夫子之言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防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檀弓

家語孔子之喪公西赤掌殯葬焉唅以疏米三貝襲衣十有二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佩象環徑五寸而綦組綬桐棺四寸柏椁五寸飾膚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兼用三代禮所以尊師且備古也葬於魯城北泗水上藏入地不及泉而封為偃斧之形高四尺樹松柏為志焉

白虎通孔子卒受魯君璜玉葬鄣之北泗水為之却流

皇覽孔子冢去城一里冢塋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瓴甓為祠壇方六尺與地平本無祠堂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

者民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其樹柞枌雒離女貞五味毚檀之樹孔子塋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

史記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

不絶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畱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孔子可謂至聖矣○司馬遷之贊孔子也感慕流連情溢言表而斷為至聖誰謂其先黄老而後六經與

昔者夫子生於魯而不見用唯定公能一用用又弗終以至周遊列國列國亦弗克用終老於魯嗚呼聖人之窮也定公十年及齊平公會齊侯于夾谷齊魯之不協久矣一旦以玉帛相見實夫子司寇攝相之日齊犁鉏之言曰魯用孔子其勢危齊為是變計而脩好非畏魯國蓋畏魯國之能用聖人焉乃齊復懐詐孔子歴階以却之義正辭嚴寓折衝於樽俎罷會歸田齊之君臣固心服焉文事武備之説猶其後矣

夫子為政化行俗美而章甫作誦教施政洽而罝罦
無欺既而繈藏甲墮私都三桓乃滋懼矣夫三家秉
政亟欲自樹然而陪臣内叛逼鄰外擾安内攘外謂
非孔子不為功而不虞其病已也齊之君臣日謀所
以去孔子而不得而魯人且將自去之女樂來饋彼
婦與歌而孔子不果畱矣前此為委吏宰中都小試
於魯夫子不辭其卑由司空而司寇由司冦而攝相
是時夫子年五十餘矣三年之内若將大行而復中

沮於是適衛適鄭適曹適楚畏於匡困於宋戹於陳蔡之間皆非夫子所得已也夫子所眷眷不忍去者惟是父母之邦耳轍環數載興懷擇木魯人名之而卒不能用也夫子知天下之終不我用也退而修詩書正禮樂賛易象作春秋未幾夫子卒矣是時哀公微弱三桓益彊用田賦而不禁討陳恒而不從乃煢煢一誄徒致慨於哲人其萎之後哀公之不振是又昭定之弗若也嗚呼使夫子而為帝也聖不過堯

舜使夫子而為王也賢不過湯文使夫子而為相也功業不過稷契伊周若夫垂憲百王作法萬世天之篤生夫子非區區魯國所得私也則魯之不用夫子也固宜

先聖年譜

周靈王二十一年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孔子生

二歲

三歲父叔梁紇卒于防

四歲

五歲

六歲為兒戲陳俎豆設禮容

七歲弟子顏無繇生

周景王元年丁巳八歲

九歲

十歲仲由生

魯昭公元年庚申十一

十二漆雕開生

十三

十四有若生

十五志於學

十六閔損生

十七孟孫何忌南宮說往學禮

十八

十九娶宋亓官氏

二十子鯉生為委吏

二十一為乘田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母顏氏卒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問禮於郯子學琴於師襄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冉雍冉求商瞿梁鱣生

三十一適齊高柴巫馬施生史記顏回生其年不合

三十二在齊辭廩丘之養端木賜生

周敬王元年壬午三十三

三十四適周問禮老聃觀明堂入后稷廟反魯

三十五適齊

三十六在齊聞韶

三十七反魯原憲樊須生家語是年有若生

三十八

三十九或云是年顏回生年三十二死在孔鯉後

四十澹臺滅明生

四十一秦商陳亢生

四十二

魯定公元年壬辰四十三公西赤生

四十四

四十五卜商生

四十六言偃生

四十七為中都宰曾參顏辛生

四十八為司空

四十九顓孫師生

五十為司寇宓不齊生

五十一誅少正卯顏高叔仲會冉孺伯虔曹卹生

五十二會夾谷攝行相事

五十三

五十四墮三都公孫龍生年表齊歸女樂孔子行

五十五年表是年適衛祿之如魯

五十六世家云是年攝相事誅少正卯去魯年表是年適陳

五十七將適陳圍于匡反衛去衛過曹適宋適鄭遂至陳

魯哀公元年丁未五十八在陳

五十九去陳過蒲適衛將如晉至河反至衛復如陳

六十在陳年表是年過宋桓魋惡之

六十一自陳遷蔡

六十二

六十三自蔡如葉將適楚厄於陳蔡之間至楚反衛

六十四在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自衛反魯刪詩書定禮樂贊易

六十九子鯉卒

七十顏回卒

七十一西狩獲麟作春秋始平王四十九年己未終敬王三十九年庚申

七十二仲由死衛難

七十三哀公十有六年壬戌孔子卒

據史記家語并參闕里志素王事紀先聖大訓諸書畧知出處大槩雖諸說異同要以史記為主為其近古也諸弟子之年如史云仲由少孔子九歲則當生於孔子之十歲舊譜即生於九歲今悉正之

繹史卷八十六之四